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謡頌　感瑞

謡頌

虞書曰勸之以九歌卜商有言曰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盖謡頌之作其來尚矣若乃牧守之寄風教所出而能敦清静之治流愷悌之政愛養萌庶蠲除苛刻厚生

以興利遏彊而去惡孤弱以之成立閭里繇其富庶乃有斑白之詠齠齓之謠發於委巷布於行路自非仁厚淪於骨髓誠心激於肺腑又豈能抑揚蹈厲周旋詠歎言有章而聲成文者哉傳曰入其國其教可知是之謂也

漢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王駿為京兆尹皆有能名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任太原太守徙西河上郡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

王相似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後漢岑熙為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

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毁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郭賀字喬卿為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張堪為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杜詩為南陽太守脩治陂池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賈琮為交趾刺史先是屯兵反執刺史有司舉琮為刺史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朱暉為臨淮太守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

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人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宋李 暉字 吏畏其威人懷其惠

延篤為左馮翊又徙京兆尹其政用寛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張霸為會稽太守越賊束手歸附童謡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陳臨為蒼梧太守有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産得男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李燮拜京兆尹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仰乃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弱不茹剛不吐愛如母訓如父

皇甫嵩為冀州牧奏請一年租以賑饑民民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宗資為汝南太守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范滂字孟博岑晊字公孝

晉王祥初為徐州刺史辟吕䖍為别駕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

杜預為荆州刺史都督荆州諸軍事南土美之而歌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

祖逖為豫州刺史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應詹為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軍事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侥倖之

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邱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鄧攸為吳郡太守稱疾去郡嘗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止停中夜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梁始興王憺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以慈母喪詔徵本號還朝民為之歌曰始興王民父母赴人急如水火何

時復來哺乳我

夏侯夔爲豫州刺史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陸襄爲鄱陽内史平妖賊鮮于琛時隣郡豫章安城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惟襄郡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惡分人無横死賴陸君

後魏呂顯為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務存贍卹妻子不免饑寒民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

李㑹為趙郡太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㑹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東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謡曰𠂉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

北齊鄭述祖道昭之子也道昭先為兖州刺史述祖天

保初又為之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之後境内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張旻之行北徐州事尋即真為吏人所愛御史崔子武智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唯得百姓所製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遷兖州剌史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先是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居之群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渡東吴會稽不歷成

公曲堤世良至郡施條制盜奔他境人又謡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

後周崔謙齊天保初為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謙咸易之以給人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為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輿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給沃田易皮鞭布威德人無爭容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

其恩惠故兼言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亦不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
隋豆盧勣初仕後周為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

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縣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践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民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𤰞神烏來翔

于仲文字次武仕周為安固太守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治遂竟其獄蜀中為之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强禦有次武

樊叔畧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為相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唐顔遊秦武德初為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多以强暴寡風俗未安遊秦撫恤境内敬讓大行邑里歌之曰廉州顔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薛大鼎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廢大鼎奏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

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令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

田仁會永徽初為郢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亢旱仁會自曝祈禱竟獲甘澤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育我田使君精誠為人上天聞中田致雨山出雲倉廩既實禮義伸但願常在不患貧

張仁愿為并州都督府長史遠近震慴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實為雒州長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之語曰雒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

王其見稱如此
李峴為京兆尹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言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感瑞

夫政平訟理民無愁怨至和浹洽瑞物來格斯蓋肇自人心契於神道者矣自漢室而下重牧守之任循良間作德讓宣洽恊氣斯兆嘉瑞薦降至於服猛鷙之性不

為物害弭螟蟘之災無入郡境膏雨隨應夭癘自消枯木發榮靈泉沸涌美利浹於萌庶休徵表於圖牒著之曩紀形於謡頌自非仁化之淵塞誠心之䏰合亦何以通至誠之感臻無方之應者焉

漢黄霸為頴川太守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事貶秩有詔歸頴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頴川尤多

後漢鬼恂建武初為頴川太守郡中大生穭豆收得十

萬餘斛以應給諸營

秦彭為頴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於郡境

劉昆建武中為弘農太守先是崤澠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光武聞而異之

朱暉為臨淮太守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臨淮獨不

鄰郡人多牽牛入界

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天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黄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嘗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鷄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

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輙
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
王况為陳留太守性聰敏善行德教明帝永平末蝗蟲
起泰山彌衍兖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
周暢性仁慈為河南尹安帝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
暢因收葬雒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
豐稔
法雄為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戶口益增郡濱帶江沔又

有雲夢數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寬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毁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

魯丕爲趙相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人重之

趙憙爲平原太守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累有年百姓歌之

馬稜爲廣陵太守蝗蟲入江海化爲魚蝦遷爲益州郡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鎮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

王阜爲益州郡太守政教清靜百姓安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持法平正寛慈所致

沈豐為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曹褒為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吏併職退去姦貪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寓皆還

百里嵩自景山為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出廵遂甘雨輙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逺降嵩迴赴之雨随車而下

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寳與交趾比

境常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晉虞溥為鄱陽內史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於郡庭

南齊虞愿為晉平太守初海邊有越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

梁始興王憺爲荆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冐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苟免乃刑白馬祭神俄而水退又嘉禾一莖六穗生於州界甘露降於黄閤後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虵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

安成王秀牧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

蕭曄為晉陵太守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虎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

蕭暎為吳興太守累郡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

蕭脩為梁秦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琊王廉勸脩捕蝗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

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長沙王子業為湘州刺史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虎為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虎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虎自斃言訖不見衆竝異之

吴平侯勵為宣城内史郡多猛虎嘗為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為息

傅昭為安城内史郡多猛虎為害嘗設檻穽昭曰人不

害猛虎猛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虎竟不為害

殷鈞為臨川内史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疾

張纘為湘州刺史有善政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

褚翔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勑許之

桂陽王象為湘州刺史湘州舊多猛虎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虎死于郭外自此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

孫謙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

後魏李繪字敬文為高陽内史郡境舊有三虎人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致皆勸申上繪曰猛虎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

崔挺為光州刺史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夏之際嘗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復作尋壞遂莫能立時以為善化所感

北齊平鑒東魏懷州刺史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

防遏西魏朝廷從之尋而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又素之水惟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覽乃具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合城取之

李渾天保中為海州刺史亡人反攻州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絶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時旱久涸一朝大雨泉流通溢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督厲將士捕斬渠帥

趙郡王叡天保中為北朔州刺史有無水之處禱而掘

井甃錘纔下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羊烈為平陽太守治有能名是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平陽境勑書褒美焉

張華原為兖州刺史先是州境數有猛虎為暴自華原臨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為化感所致

魏蘭根為岐州刺史部内麥多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州界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醴泉出於界内

孟業為東都太守以寛惠著名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合郡人以政化所感至秋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

房豹為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揩庭簡靜圄圄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

後周陸逞為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豮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賀蘭祥為荆州刺史時盛夏亢陽祥乃親巡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政邪於是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

達奚武為同州刺史時屬大旱武帝勑武祀華岳而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謂寮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遂使盛夏之月久絶甘雨天子劳心百姓惶懼忝寄既重憂責實深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必

須登峯展誠須其靈與岳既高峻千仞壁立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援枝然後得上於是稽首祈請陳百姓懇誠晚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見白衣人來執武手曰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沾浹帝聞之璽書慰勞

于翼為安州總管時屬大旱涓水絶流舊俗每逢亢陽禱白兆山祈雨武帝先禁郡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霑洽歲遂有年民庶感之聚會歌舞頌翼

之德

隋韋公義開皇中為牟州刺史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蒯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音

梁彦光為岐州刺史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風教大洽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

豆盧勣為渭州刺史德澤流行多至祥瑞烏鼠山俗呼為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絕壁千尋由來之水諸

羌若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為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漿泉

唐武士彠貞觀中為荆州都督初届任時有白狼嘉禾出於境内至是太宗手勑曰公比潔冬冰方思春日姦吏豪右畏威懷惠善政所曁祥祉屢臻白狼見於郊垌嘉禾生於壠畝其感應如此

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内有蠶一年四熟耆黙陟使衛

州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薦之

馬燧為懷州刺史乘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耕稼燧乃務脩教化將吏有父母者輙造之施敬収瘞暴骨去其煩苛其秋界中生穭穀人頗賴之

韓愈為潮州刺史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化其長數丈食民畜産將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令判官秦濟炮一豚一羊投之湫水呪之

曰前代德薄之君棄楚越之地則鱷魚涵泳於此可也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况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共天地宗廟之祀鱷魚豈可與刺史雜處此土哉刺史受天子命令守此土而鱷魚悍然安谿潭食民畜熊䴥鹿豕以肥其身以繁其卵與刺史爭為長刺史雖駑弱安肯為鱷魚低首而下哉今潮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鱷魚朝發而夕至今與鱷魚約三日乃至七日如頑而不徙須為

物害則刺史選材伎壯夫操勁弓毒矢與鱷魚從事矣咒之夕有暴風雷起於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魚患

孔戢為京兆尹時累月亢旱戢遽請祈禱於曲池是夕大雨

李紳為汴州節度使蝗蟲入界不食田苗文宗賜詔書襃之紳刻石寘於相國佛寺以自矜功

後唐袁象先唐末為陳州刺史州大水民饑有物生於

野形類蔛蒚其實可食貧民頼焉

朱漢賓在曹州日飛蝗去境父老歌之臨平陽遇旱齋潔禱龍子祠踰日雨足四封大稔咸以為善政之所致也

漢侯益乾祐初為開封尹時楊武雍邱襄邑蝗益遣人以酒餚致祭二縣蝗為鸜鵒聚食勑禁羅弋鸜鵒以其有吞噬之異也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二　宋　王欽若等撰

牧守部

遺愛

仲尼之稱子産曰古之遺愛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去見思夫君子之為政也仁愛深矣故其恩德淪於骨髓風烈播於弦詠攀轅遮道而惜其罷去號呼啜泣而形於戀慕以至邀車駕而願借留守闕門而求代罪取其姓

以名子避其名以易官申奉祠之禮脩服喪之報致恭於丘墓懷德於息裔自非明允惇篤宣慈惠利以濟衆救物為任者亦何以及兹盖桃李不言而下自成蹊非可驅而致之也已

周召公奭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廵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文翁景帝末為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

召信臣九江人為上蔡令其治視民如子後為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

魏相為南陽太守後有人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宥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光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獄初霍光用丞相車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千秋死而相治郡嚴恐獲罪乃自免去官以此書責相久繫踰冬會赦出

趙廣漢為京兆尹坐事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韓延壽為左馮翊蕭望之劾奏延壽在東郡時上僭不

道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奏進也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王章為京兆尹二歲為大將軍王鳳所陷死不以其罪衆庶冤之號為三王王陽王駿及章也駿陽子也何武歷揚兖州刺史京兆尹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嘗見思

後漢侯霸為淮平大尹王莽改臨淮郡為淮平更始元年遣使徵

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民至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乃止

耿純前為東郡太守後從光武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

祭肜為遼東太守招至烏桓鮮卑皆遣子入侍肜死烏

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

寇恂前為潁川太守後光武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

武成侯順建武中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光武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

郭伋再為并州牧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

縣邑老幼相携逢迎道路

宋均為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頼臣欽若等曰客授謂為客以經業教授也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明帝以其能徵拜尚書令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明帝方

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

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

田里

張翕為越巂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

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蘇祈縣名）二百餘人齎牛羊

送喪至翕本縣後明帝以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

守夷人歡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

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

遂以得安

張綱犍為人為廣陵太守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初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到犍為負土成墳

种暠為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梁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後為司徒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

任延為九眞太守視事四年徵詣雒陽以病稽留左轉
睢陽令九眞吏人生為立祠
許荆為桂陽太守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
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
劉寵為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
龎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
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
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
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
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孟嘗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
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
改民生為立祠

陳龜為五原太守後卒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

弔祭其墓

周嘉為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為

立祠

駱俊為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

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俊所

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

劉虞為幽州牧以恩厚得衆懷及為公孫瓚所殺北州

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

袁紹為冀州牧為人政寛百姓德之及軍敗病死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喪其親

陳登為廣陵太守以破吳主功遷為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卿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乎

袁渙為梁相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魏賈逵為豫州刺史及薨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
倉慈為燉煌太守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
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衆於戊巳
挍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
立祠遥共祠之
顏斐為京兆太守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
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
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

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顧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

滿寵為汝南太守領豫州太和三年遷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

田豫為汝南太守後遷衛尉遜位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若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疋遣人餉豫一不受會病亡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

牽招為鴈門太守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

崔林為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為政推誠

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輙見思

魯芝為天水太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戸口減消寇盜充斥芝傾心鎮衛更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明帝許焉仍策書嘉歎勉以黄霸之美

蜀何祗為成都令時汶山夷反以祗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祗拔祗族人為汶山復得安

王嗣為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後從姜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夏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

張嶷為越嶲太守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繈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後與魏戰死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

不悲泣為疑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吳張俊為豫章太守坐掃除孫奮母墳塋為後主車裂
之豫章吏千人乞代俊死晧不聽
黄蓋為武陵太守以病卒官蓋當決斷事無留滞國人
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祭祀
陶璜為交州牧後徵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脩允代
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璜在南三十年威
恩著於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慈親

晉扶風王駿嘗爲征西大將軍凉州都督善撫御有威
恩後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
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
羊祜爲荆州刺史及薨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
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
因名爲墮淚碑荆州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戸
曹爲辭曹焉
樂廣爲河南尹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爲人

所思

鄭袤爲廣平太守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泗路隅

丁詔爲廣平太守遷徐州刺史士庶戀慕攀附如歸未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

曹攄爲襄城太守後高密王鎮襄陽以攄爲征南司馬時流人王逌作亂攄戰死故吏及百姓竝奔喪會葬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劉弘爲荆州刺史自以老疾將解州未及上表卒於襄

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及高密王畧代鎮荆州寇盜不
禁詔起弘子璠為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畧
薨山簡代之簡至以璠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
之由是徵璠為越騎挍尉璠亦深慮逼迫被書便徑至
雒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
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詩召伯無
以過也
陶侃為荆州刺史王敦深忌侃功左轉侃廣州刺史敦

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甍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立石碑畫像於武昌西

應詹為南平太守遷益州刺史詹之去郡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

鄧攸為吳郡太守去郡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臣欽若等曰謝令史失其名百姓詣

臺乞留一歲不聽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蔡豹為徐州刺史坐討徐龕退敗斬之豹在徐土內撫將士外懷諸侯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

桓冲初鎮江陵其後冲卒喪下至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泣盡哀

宋劉道產為寧蠻校尉南雍州刺史甚得人情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被縗經號哭追送至於沔口

羊玄保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授名郡為政雖無幹績而去後甞見思

蕭承之為漢中太守既卒梁士民思之於峩公山立祠

豫章王嶷為荆湘二州刺史将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親送數千人皆垂泣

安陸王緬為雍州剌史既卒喪還百姓緣沔水而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

南齊王元載為寧益二州刺史在京益有清蹟西州至今思之

蘇侃為山陽太守清修有治理百姓懷之

劉悛為武陵内史會國哀表奔赴勑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執手涕泣百姓感之

崔景貞為平昌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思之為立祠

梁始興王憺為荆州刺史有惠西土徵為侍中薨荆州

人間之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

安成康王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初西之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

南康簡王績為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

柳惲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民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職父老千有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而卒

蕭昱為晉陵太守暴疾卒百姓行號哭市里為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表求贈謚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蕭勵自豫章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

中舟乘塡塞各齎酒肴以送勵人為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塗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藥鮨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陸襄為鄱陽内史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䚕等四百三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勑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部郎

夏侯亶為徐豫二州刺史卒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為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袁君正為東陽太守尋徵還郡郡民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視事期月有詔徵還郡民道僧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

劉之亨少有名望代兄之遴為南郡太守有異政荆土懷之惡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

謝舉為晉陵太守罷郡還吏詣闕請立碑詔許之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

官舍閤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

王沖為南郡太守元帝鎮荆州以沖為鎮西長史沖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涖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

劉坦為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

褚翔為義興太守徵為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

丘仲孚為豫章內史卒官豫章老幼相將號哭轝送車輪不得前

范述曾為永川太守徵為遊擊將軍民無老幼皆出拜辭號哭聞于一十里

陳鄭萬頃為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

毛喜為南安內史在郡有惠政及徵入朝道路送百里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何延禮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牧守部

遺愛第二

後魏刁雍為徐州刺史在鎮七年徵還京師頻歲為邊民所請太武嘉之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楊豫兖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

伊馥為東雍州刺史思化大行百姓思之

薛虎子文成時為枋頭鎮將因小過黜為鎮門事獻文南巡虎子拜訴於路時山東饑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静訴乞虎子乃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

陸馥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為散騎常侍民乞留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民吏大斂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

崔寬為鎮西將軍陝城鎮將宏農土出漆蠟竹木之饒

路與南通販貿來往家產豐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為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戀詣闕上者三百餘人書

奏孝文嘉之

穆羆為征東將軍吐京鎮將孝文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羆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民八百餘人詣羆請之羆為表請帝從之後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頌羆恩德帝以羆政和民悅增秩延限

穆亮羆之子亮累遷使持節征西大将軍西戎校尉燉煌鎮都大将軍政尚寛簡賑恤窮乏被徵還百姓追思之

長孫陳為北鎮都将性寛厚好學愛士所歴輙為人追思之

尉諾為幽州刺史在州有惠政吏民追思之薊人張廣達等二百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幽州刺史

李祥為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

餘上書乞留數年不許

任城王雲為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盍太妃憂去官為百姓追戀所遺錢貨一無所受

彭城王勰為楊州刺史政崇寛裕秋毫不犯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

張蒲為相州刺史卒於州吏民痛惜之

慜治為荆州刺史代下之後蠻民以刺史酈道元峻刻請治為刺史朝議以邊民宜悦乃以治代道元

崔挺爲光州刺史宣武即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祥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卒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

楊逸爲光州刺史甚有異政及其家禍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

傅豎眼為益州刺史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里

崔休為幽州刺史遷青州在幽青積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

裴衍為建興河内二郡太守廉眞寡欲善撫百姓民吏追思之

劉道斌為嘗農太守修理學舘建孔子廟堂畫圖形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拜

謁焉

明亮為平陽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二郡民吏迄今追思之

趙宗為河東太守清淨愛人及卒百姓追思之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舊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

韋崇為鄉郡太守吏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

在郡九年

羊敦為廣平太守卒吏民奔哭莫不悲慟

淮南王他孫法壽為安州刺史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孝明嘉之詔復州任

李韶為冀州刺史清簡愛民復轉定州刺史及赴中山冀州父老皆送出西境相聚而泣正光三年卒於官既薨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荆州還經韶墓相率陪冢數日方歸其遺愛如此

杜纂歷博陵鉅鹿平陽清河太守蔬食敝衣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纂後為大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

蘇淑為樂陵内史在郡綏撫甚有名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又拜中山太守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

堯雄為豫州刺史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豫州民上書

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

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裴他為趙郡太守轉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

至今追思之

史寧為涼州刺史西魏大統中詔寧率所部鎮河陽寧

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鎮之後邊民泣思慕之復

除涼州刺史

北齊彭城王浟自定州刺史徵為侍中人吏送别悲號

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耶獻蔬薄泬重其意為食一口

封隆之為冀州刺史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韓軌為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户别絹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

李平歴八州刺史再臨懷州所在為吏民所思立碑頌

德

趙彥深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政尚恩信為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

辛術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請立碑頌德

赫連子悅為鄭州刺史治為天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民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

獨孤永業為雒州刺史徵為領軍將軍河雒民庶多思
永業朝廷又以疆埸不安除永業河陽道行臺僕射雒
州刺史

陽休之為中山太守後為西兖州刺史俱有惠政為吏
民所懷去官之後百姓樹碑頌德

盧潛為揚州刺史大樹風績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
以潛戒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縁道流涕
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陳將吳明徹

庾江侵掠復以潛為揚州行臺尚書
韋津脩為信州刺史及解代還京民庶道路追别蒲道
或將酒脯涕泣留連竟欲送出境既感暑恐其勞弊往
往為之駐馬隨舉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還後州民鄭
播宗等七百餘人請為立碑斂縑布數百匹託中書侍
郎李德林為文以紀功德府省為奏勑報許之
郎基為頼川郡守既卒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攀轅悲
哭

宋世良為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君非唯善治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

後周邵惠公道為秦州刺史薨於上邽議者以道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而去大小相率負土成墳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

如此

齊殤王憲為益州刺史時年十六憲善綏撫留心政術辯訟輻輳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

崔謙為濟北太守既徵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寇儁為梁州刺史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竝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久之乃得出界

郭賢歷廣勲安三州刺史在官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

物去後頗亦見思

長孫儉為荆州總管以疾還京及卒荆民儀同趙超等七百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

韋瑱為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前後刺史多受賂遺瑱雅性清儉蕃夷賂遺一無所受公私安静夷夏安之及秩滿還京夷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日方得出境

郭彦為澧州刺史秩滿還朝民吏號泣送彦三百餘里

唐永為幽州刺史夷人送路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相

隨數日始得出境

薛端為蔡州刺史為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州地接于梁籍其鎮撫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端者千餘人

尉遲迥為益州刺史及徵還蜀人思之立碑頌德

宇文顯和為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為吏民所懷

柳敏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夏士人感其惠政竝賫酒餚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

申徽為襄州刺史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竟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竝寫讀之

竇熾為原州刺史州城之北有泉水焉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美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楊敷自蒙州刺史徵為司水中大夫夷夏吏民及荆州

總管長孫儉竝表請留之時議欲東討將委數以舟艦
轉漕之事故弗許焉
裴俠為河北郡太守後遷工部中大夫卒河北郡前功
曹張因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隋獨孤楷為益州總管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
伊婁謙字彥恭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人和以疾
去職吏人攀戀行數百里不絕
樊叔畧為相州刺史徵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

立碑頌其德政

公孫景茂歷息伊道淄四州刺史皆有德政其去伊州吏人號泣於道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趙軌為齊州别駕考績連最高祖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揮泣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令狐熙為滄州刺史風教大治開皇四年高祖幸雒陽

熈之朝吏民恐其遷易悲泣於道及熈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呌盈路八年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王仁恭為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樊子盖先任武威太守後卒於京武威民吏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

薛胄檢校相州州事甚有能名後以罪鏁詣大理相州

吏人素感其恩詣闕理冐者百餘人

周羅睺初仕陳為豫章内史獄訟庭决不關吏手民懷其恵立碑頌德焉

裴肅為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郫江之浦

元巖為益州總管長史卒官高祖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殞涕于今思之

于璽為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恵州人張顯等數

十人詣闕上表請留高祖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
賀
衛玄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為資州刺史以鎮
撫之玄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說解兵而
去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
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玄曉之曰天子詔徵不可久住
因與之訣夷獠各揮涕而去
來護兒為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

徼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為名將今天下無事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

楊文思為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元亨為衛州刺史衛土俗薄亨以威嚴鎮之在職八年風化大洽後以老病表乞骸骨吏人詣闕乞表請留卧治帝嗟嘆者久之其年亨以疾重還京

侯莫陳頵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
俊交通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頵清
德
郭絢為涿郡通守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
之數日不息
唐韋仁壽武德初為巂州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及將
還諸酋長號泣曰天子遣公鎮撫南寧何得便去仁壽
以城池未立為辭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廨舍仁壽曰

吾奉詔但令廵撫不敢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劉師立貞觀中檢校岐州都督丁母憂去職岐州父老上表請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起哀令更聽後旨

楚王靈龜高宗永徽中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喪歸百姓思其德政為立碑焉

賈敦實咸亨初為雒州長史初敦實兄敦頤為雒州刺史甚有惠政百姓共為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

復刻石頌其德立於孔碑之側故時人呼為棠棣碑焉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為政以惠愛見稱及卒靈櫬初發
并州吏人數百皆縞素送喪
裴懷古初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為吏人所懷中宗神
龍中遷左羽林大將軍未達都復授并州長史吏人聞
懷古下車而罷出郊以候懷古懷古恐傷其意命官吏
驅逐出迎之人而百姓奔赴逾衆其為人所思如此
李濬歷潤虢潞三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所歷皆以誠

信待物稱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

王晙景龍末為桂州都督桂州糧匱乏晙始改築羅城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後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之中宗手詔報晙曰卿處事强濟遠近寧輯築城務農利益已廣𢮦撫綏復業已多宜俟政成安此黎庶況百姓堅請豈敢固違不須來也晙在州數年人立碑以頌其政

陽嶠為魏州刺史歷兖州荆州長史所在以清白聞魏

人詣闕割耳請嶠重臨其郡又除魏州刺史
宋璟為廣州都督夷夏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呂諲肅宗上元中為荆州節度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
初立生祠祈禱殁後歲餘將士等又率錢十萬於府西
爽塏地移祠宇立之
李㫧為鳳翔尹百姓立生祠㫧執表乞改置佛寺度僧
七人許之
苗晉卿寛厚廉謹為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恵化

所蒞金州魏州人思之皆立碑頌德
嚴郢為京兆尹宰臣楊炎惡其累巳陰令御史張著廷尉
劾郢誣以他罪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日數千百人將
詣闕救郢於建福門德宗微知之乃削郢兼御史中丞
百姓知郢得不坐皆迎拜喧呼聲聞數里
張延賞練達政經大歷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
去也皆刻石紀德焉
陳孝揚為嶲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以老歸成

都蠻夷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袁滋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耆耋鰥孤遮道不得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不敢易袁公之政然後羅拜而訣

嚴公弼爲隨州刺史亡毋墓在沔州爲盜所發公弼奔赴沔州隨州百姓耆老相率見觀察使柳公綽稱公弼在州甚有惠政公綽上言却令守本官以從人欲可之

薛平元和中爲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在鎮六周歲兵

甲完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為近日節制罕有其比
楊元卿為涇原節度使既罷監軍奏涇人請為立德政碑以紀之
薛放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潔為理一方之人至今思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太和中觀察使裴誼奏請與丹立碑祠丹踐歴官次深達吏方江西邑屋皆以草覆

竹椽常多火患及丹到悉以瓦木大𦍒前俗并課百姓

墾田人多儲蓄因有是請文宗從之

王質為虢州刺史歷河南尹宣歙池等州觀察使每分

憂寄必先究其土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兖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

州人戀惜遮道至有解韡竊鐙者

令狐緒為汝州刺史有能政後郡人請立碑頌德及為

壽州罷郡吏人乞留焉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鎮幽州既卒漁陽之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其面者說之則淚

宗回咸通末為潁州刺史僧道百姓詣義成軍節度使杜慆與留慆奏之勑曰宗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方藉綏葺未議替移

後唐張全義自唐末為河南尹四十年兵亂之餘再造都畿瀍雒之民思如父母斑白耆老到今思之

李嗣昭為昭義節度天祐十六年代周德威權幽州軍

府事九月李紹宏代歸嗣昭出薊門百姓號泣請留截鞍惜别嗣昭夜遁而歸

夏魯奇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塡門號泣留一年如是數日不能別魯奇曰吾為天子軍民長史遲留違詔昭有常刑多謝父老勿貽我譴父老曰拜章聞天可也公不可行乃至卧輪斷鐙塹守軍門明宗遣中使慰譬之方解父老號泣攀隨交境而去

袁象先為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毀石橋而

不得進乃自他門而逃

烏震初為趙州刺史疎財禮士有安民之政轉深州刺史人頗思之

郭延魯末帝清泰中為復州刺史臨任忽驚嘆曰先人曾為沁牧九年不移我得不遵其家法而使政有紕繆者乎由是正俸之外未嘗斂貸庶事致理一郡賴焉及秩滿百姓上章舉留將離境攀轅遮圍者不能去朝廷聞而嘉之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為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卭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内興學校凶邪悉去民皆感義故父老司徒俊等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

符令謙初仕後唐為趙州刺史不周歲而部内大理俄以病終於官及歸葬本邑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庶幾為一代之良牧也

漢劉審交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審交盡去州弊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春卒郡人聚哭

於柩所列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起祠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皆有舊章牧守之官比無增典其或政能殊異惠及蒸黎生有令名殁留遺愛褒賢奬善豈限彝章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

周翟光鄴廣順中權知京兆府既卒吏民如喪所親街衢父老相逢垂涕或以漿酒遥奠者將葬郡民詣府乞留神柩葬於雍土仍請立祠以時祭醊府司以聞朝廷不允其請

李穀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廣順末陳州言宛邱縣民稱穀以惠愛治民欲立祠堂以聞時穀為宰輔聞郡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薛瓊為萊州團練使卒本州僧道百姓等列狀上請以瓊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樹碑以述其遺愛世宗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十三